

續
世
說
一



續
世
說
二



續
世
說
三



續
世
說
一

孔平仲撰

中華書局

2007/12/05

續
世
說
二

孔平仲
撰

中
華
書
局

續
世
說
三

孔平仲
撰

中
華
書
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續世說三冊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)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二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統一書號：一七〇一八·一五一

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守山閣
叢書及粵雅堂叢書皆收有
此書守山本源自宋沅州公
庫使本校讎亦較精審故據
以排印

續世說序

史書之傳信矣。然浩博而難觀。諸子百家之小說。誠可悅目。往往或失之誣。要而不煩。信而可考。其世說之題。歟。舊本分纂前言。以爲要覽。略而未備。爰有博雅君子。微而增廣之。此續世說之所以作也。學士孔君毅甫。平仲。囊括諸史。派引羣義。疏剔繁辭。揆敘名理。釐爲十二卷。可謂發史氏之英華。便學者之觀覽。豈曰小補之哉。惜其書成未及刊行。轉相傳寫。不無烏焉成馬之弊。今茲善本。從義郎李君敏得之於前靖守王君。長福。相與鏤板而藏焉。王親受於孔。知其不謬。李今爲沅人。徒有其本。而所傳蓋未廣也。紹興丁丑春。雒陽王公無染。遷守沅之明年。郡學鼎新。人材益進。嘗顧謂僚佐曰。沅爲郡僻遠。史書尤不易備。會史之要。莫善於世說。續又盡善也。俄李氏以其書板來售。卽加是正。復命鐫刻。以補其不足。將俾人得其傳。其利溥哉。此書載言行美惡。區以別之。學者博古考類。擇善而從。去古人何必有間。不但資談說而已。然後知公措意豈苟然哉。後之爲政者。能謹其藏。勿靳其傳。是亦公之用心也。三月初一日。長沙秦果序。

續世說跋

孔平仲續世說十二卷。世說傳本。今所傳乃影宋沅州公庫使刊本。錄自劉宋迄後周。仍分三十八門。於南北朝取李延壽於唐取劉昫於五代取薛居正其譌脫處。竝得據諸書訂正。今薛史從永樂大典重輯有數條。可轉據此書補之。惜餘姚邵學士分纂時未見也。曾慥類說三十一。錄續世說。有江南李景宮中作高樓。衆皆歎美。蕭儼曰。恨樓下無井。以此不及景陽樓。在張溥請復八館條上。今此條闕。疑傳寫失去。至事文類聚後集三十七。引孫恪遇猿女事。亦注續世說。其文不類。當是祝穆之誤。戊戌秋仲。雨窗無事。覆校畢。識數語。付胡嗣氏錢熙祚。

續世說卷第一

宋孔平仲撰

金山錢熙祚錫之校

德行

言語

德行

梁劉遵爲皇太子、中庶子卒、太子深悼惜之、與其從兄孝儉令曰、賢從弟中庶、孝友淳深、立身貞固、內含玉潤、外表瀾清、言行相符、終始如一、文史該富、琬琰爲心、辭章博瞻、○原作該博、據南史改元黃成采、旣以鳴謙表性、又以難進自居、益者三友、此實其人、及宏道下邑、未申善政、而能使人結去思、野多馴習、此亦威鳳一羽、足以喻其正德、

梁明山賓、性篤實、嘗乏困、貨所乘牛、旣售錢、乃謂買主曰、此牛經患漏蹄、療差已久、恐後脫發、無容不相語、買主遽取錢、處士阮孝緒聞之、嘆曰、此言足使還淳反朴、激薄停澆矣、
梁庾城母好鶴唳、城孜孜營求、一旦雙鶴來下、人以爲孝感、子與亦有孝行、父卒於蜀、子與奉喪歸、至巴東灩澦石壩塘大灘、秋水猶壯、子與撫心長號、其夜五更、水忽退減、安流南下、及度、水壯如舊、時人爲之語曰、灩澦如幘本不通、壩塘水退爲庾公、

梁顧協、清介有志操。初爲廷尉正。冬服單薄。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。憚其清嚴。不敢發口。謂人曰。我解身上襦與顧郎。顧郎難衣食者。竟不敢以遺之。

宋甄彬有行誼。常以一束苧就州長沙寺庫質錢。後贖苧還。於苧束中得金五兩。以手巾裹之。彬送還寺庫。寺僧以半與彬。堅然不受。曰。五月披羊裘而負薪。豈受遺金者邪。

宋郭世通於山陰市物貨。誤得一千錢。當時不覺。分背方悟。追還本主。錢主驚歎。以半與之。世通委之而去。

唐河間王孝恭。次子晦。私第有樓。下臨酒肆。其人嘗候晦言曰。微賤之人。雖禮所不及。然家有長幼。不欲外人窺之。家迫明公之樓。出入非便。請從此辭。晦卽日毀其樓。

溫大雅改葬祖父。筮者曰。葬於此地。害兄而福弟。大雅曰。若得家弟永康。我將含笑入地。葬訖。歲餘卒。弟彥博官至端揆。年六十四。大有爲中書侍郎。

陳叔達賜食於御前。得蒲萄。執而不食。高祖問其故。對曰。臣母患口乾。求之不能致。欲歸以遺母。高祖喟然流涕曰。卿有母可遺乎。因賜物百段。

霍王元軌。高祖之第十四子。魏徵與之言。未嘗不自失也。爲徐州刺史。與處士劉元平爲布衣之交。或問元平王之所長。答曰。無長。人問其故。元平曰。夫人有短。所以見長。至於霍王。無所不備。吾何以稱之。太宗謂虞世南有五絕。一德行。二忠直。三博學。四文詞。五書翰。

薛元敬與伯收族兄德音齊名。時人謂之河東三鳳。收爲長離。德音爲鸞鷟。元敬年最小。爲鷦鷯。天策府參軍兼記室。時房杜處腹心之寄。深相友託。元敬畏於權勢。竟不至狎。如晦常云。小記室不可得而親。不可得而疎。

崔仁師治青州逆獄。惟坐魁首十餘人。餘皆原免。勅使至青州。更訊諸囚。咸曰。崔公仁恕。皆無異詞。又刑部以賊盜律反逆緣坐兄弟沒官爲輕。請改從死。仁師駁議。以爲父子天屬。兄弟同氣。誅其父子。足累其心。此而不顧。何愛兄弟。竟從仁師之議。

唐臨爲萬泉丞。有輕囚十數人。會春暮。時雨。臨令歸耕種。與之約。令事已自歸。令爭之。臨曰。請自當其罪。令在假。臨出囚。囚皆感恩。貸。至時畢集詣獄。臨由是知名。後爲大理卿。高宗親錄死囚。前卿所斷者。叫號稱冤。臨所入者。獨無言。帝怪問狀。囚曰。唐卿所斷。既非冤濫。所以絕意爾。帝嘆曰。爲獄者不當如此耶。張文瓘爲大理卿。嘗有疾。諸囚相與齋禱。願其視事。當時咸稱執法平恕。上元二年。文瓘拜侍中。諸囚聞改官。一時慟哭。其感人心如此。

徐有功爲蒲州司法。吏人感其恩信。相約曰。若犯徐司法杖。衆必斥罰之。由是爭用命。終於代滿。不戮一人。時周興嗣來俊臣用事。有功爲理官。以執改枉獄。前後三經斷死。而執志不渝。酷吏爲之少衰。時人比之于張焉。或曰。若獄官皆然。刑措何遠。

陸象先清淨寡慾。不以細務介意。言論高遠。雅爲時賢所服。崔湜每謂人曰。陸公加於人一等矣。太平公

主用事。宰相岑義。繼至忠崔提威傾附之。唯象先孤立。未嘗造請。亦以免禍。

狄仁傑爲并州法曹。有同府法曹鄭崇。賓母老且病。當使絕域。仁傑曰。太夫人有疾。而公遠使。豈可貽親萬里之憂。乃詣長史蘭仁基。請代崇實行。時仁基與司馬李孝廉不協。因謂曰。吾等獨無愧耶。相待如賓。後爲平章事。則天謂曰。卿在汝南時。有謂卿者。欲知其人乎。仁傑謝曰。陛下以臣爲過。臣當改之。陛下明臣無過。臣之幸也。不願知譖者。則天歎息。

杜暹弱冠。便自誓。不受親友贈遺。以終其身。及卒。尙書省及故吏贈贈者。其子孝友。遵其素約。皆拒而不受。

崔昂爲安祿山從事。察祿山有異志。欲潛去。又慮禍及老母。天寶十四年。祿山使昂獻戎俘于京師。過福昌。福昌尉仲榮。昂妹壻也。密以計約之。比至河陽。詐以疾亟召。昂至。昂示已暗。贈藥而腹。昂乃勉哀而哭。手自哈襲。既逸。昂而葬其棺。人無知者。從吏以詔書還。昂母初不知。聞昂之死。慟哭傷行路。祿山不疑其詐死。許其母歸。昂時微服匿跡。候母於淇門。既得侍其母。乃奉母晝夜南去。及渡江。祿山已反矣。由是名聞天下。其子德輿爲相。

涇師作亂。駕幸奉天。兵部侍郎劉迺臥疾在私第。賊泚遣使以甘言誘之。迺稱疾篤。又令其僞宰相蔣鎮日來招誘。迺託瘴疾。炙灼偏身。鎮再至。知不可劫脅。歎息曰。鎮亦書忝列曹郎。苟不能死。以至於斯。事以自辱。殖脰。復欲汙穢賢哲乎。歎歎而退。迺聞駕再幸梁州。搏膺呼天。絕食而卒。

淮西之師，汴帥韓宏驕矜備強，常倚賊勢索朝廷姑息。惡李光顏力戰，陰圖撓屈，計無所施，遂舉大梁城，求得一美婦入教以歌舞，絃索六博之藝，飾之以珠翠金玉衣服之具，計費數百，乃命使者送遺光顏。冀光顏一見悅惑，原作感，據唐書改而怠於軍政也。使者即賫書先遺光顏，墨曰：「本使令公憂公暴露，欲進一妓以慰公征役之思。」光顏曰：「今日已暮，明旦納焉。」詰朝，光顏乃大宴軍士，三軍咸集，命使者進妓。妓至，則容止端麗，殆非人間所有一座皆驚。光顏謂來使曰：「令公憐光顏離家室久，捨美妓見贈，誠有以荷德也。然光顏受國家恩深，誓不與逆賊同生日月下。今戰卒數萬，皆棄妻子，蹈白刃，光顏奈何獨以女色爲樂？言訖，泣涕嗚咽。」堂下兵士數萬皆感激流涕，乃厚以縑帛酬其來使，俾領其妓自席上而過。自此兵衆彌加激勸。

柳公綽丁母崔夫人之喪，三年不沐浴，事繼母薛氏三十年，姻戚不知公綽非薛氏所生。

柳仲郢爲牛僧儒辟客，李德裕知其無私，奏爲京兆尹。仲郢謝曰：「自不期太尉恩獎及此，仰報盛德，敢不如奇章公門館德裕不以爲嫌。仲郢常感德裕之知，大中朝，李氏無祿仕者，仲郢領職，德裕兄子從實爲推官，知蘇州院事，令以祿利贍南宅，令狐綯爲宰相，不悅仲郢與綯書曰：「任安不去，常自愧於昔人。」吳詠自裁，亦何施於今日？」李太尉受責既久，其家已空，遂絕蒸嘗，誠增痛惻。綯深歎，與從實正員官。徐晦爲楊憑所薦，憑貶臨賀尉，交親無敢祖送者，晦送至藍田，時權德輿爲相，與憑交分最深，聞晦之行，

謂晦曰。無乃爲累乎。晦曰。布衣受楊公之眷。方茲流播。何忍不送。如相公宅日爲奸邪所譖。失意於外。晦安得與相公輕別。德輿稱之於朝。中丞李夷簡請晦爲監察。曰。聞公送楊隨。實肯負國乎。

任迪簡爲李景略判官。性厚重。嘗有軍宴行酒者。誤以醴進。迪簡以景略性嚴。勉爲盡之。歸而嘔血。軍士聞之。泣下。及景略卒。軍士皆曰。判官仁者。奉以爲帥。

王義方坐與刑部尚書張亮交通。貶儋州吉安丞。貞觀二十三年。改洹水丞。時張亮兄子皎配流在崖州。來依義方。而卒。臨終託以妻子。及致屍還鄉。義方與皎妻自誓於海神。使奴負柩。令皎妻抱其赤子。乘義方之馬。徒步而還。先之原武葬皎。白告張亮。送皎妻子歸家。乃之洹水。

元德秀字紫芝。以不及親在而娶。終身不婚。曰。兄有子以祀先人矣。先是。兄子無乳媼。德秀自乳之數日。渾流。兄子能食。乃止。其後兄子婚娶。以家貧。無以爲禮。求爲魯山令。以誠信化秩滿。結廬陸渾山。有長往之志。屬歲飢。庖廚不爨。彈琴讀書。怡然自得。房琯每見德秀。歎息曰。見紫芝眉宇。使人名利之心都盡。及卒。門人相與證爲文行先生。

元德秀爲魯山令。有盜繫獄。會縣界有虎暴。盜請殺虎贖罪。德秀許之。胥吏爭曰。盜詭計苟免。擅放官司。囚恐爲累也。德秀曰。吾不欲負約。始有累。吾自當之。即破械出之。明日。盜負虎而還。

後唐刑部侍郎鄭綽。字龍府。自機櫟迫于懸車。凡事十一君。越七十載。所在無官謗。無私過。三持使節。不辱君命。士無賢不肖。皆恭已接納。晚年。背偃。時人咸曰。鄭偃不迂。平生交友之中。無怨隙。親族之間。無

愛憎恬和自如。性尚平簡。及致政歸洛。甚愜終焉之志。卒年八十。

後唐趙光逢幼嗜墳典。勤守規檢。人目爲玉界尺。弟光允爲平章事。時謁問於私第。語及政事。它日光逢署其戶曰。請不言中書事。清淨寡欲。端默如此。光逢兩登廊廟。四退邱園。百行五常。不欺暗室。搢紳咸仰以爲名教主。

呂兗爲滄州節度判官。劉守光攻陷滄州。兗被擒。族誅。子琦年十五將就戮。有趙玉者。幽薊義士也。久游兗門。見琦臨危。給謂監刑者曰。此子某之同氣也。幸無濫焉。乃引之俱去。琦病足。玉負之而行。逾數百里。變姓名。乞食於路。乃免於禍。琦仕石晉。至兵部侍郎。高祖將以琦爲相。忽遇疾而逝。常以玉免已於難。欲厚報之。玉遇疾。琦親爲扶持。供其醫藥。玉卒代其家營葬事。玉之子曰文度。旣孤而幼。琦誨之甚篤。及其成人。登進士第。尋升宦路。琦之力也。時議者以非玉之義。不能存呂氏之嗣。非琦之仁。不能撫趙氏之孤。惟仁義二公得之。燕趙之士流爲美談。

言語

宋武帝永初二年。祀南郊。大赦。裴子野論曰。夫郊祀天地。修歲事也。赦彼有罪。夫何爲哉。

魏羣臣請增京城及修宮室。曰。易曰。王公設險以守其國。又蕭何云。天子以四海爲家。不莊不麗。無以重威。魏主曰。古人有言。在德不在險。屈丐蒸土築城而朕滅之。豈在城也。今天下未平。方須民力。土功之事。朕所未爲。蕭何之對。非雅言也。